

雲笈七籤卷之一

宋明皇帝御書卷之七

道德部

總叙道德

老君指歸曰太上之象莫高乎道德其次莫大乎神明其次莫大乎太和其次莫崇乎天地其次莫著乎陰陽其次莫明乎大聖夫道德所以可道而不可原也神明所以可存而不可伸也太和所以可體而不可化也天地所以可行而不可宜也陰陽所以可用而不可傳也大聖所以可觀而不可言也故度之所度者知而數之所數者少知之所知者淺而為之所為者薄至衆之衆不可數而至大之大不可度微妙窮理非知之所能測大成之至非為之所能得天地之間禍亂患咎非事之所能克也故不道之道不德之德政之元也不名之名亡功而功化之根也是故王者有為而天下有欲去醇而離厚清化而為濁開人耳目以示聲色養以五味說以功德教以仁義導以禮節民如寢覺出於冥室登

丘陵而盼八方覽參辰而見日月故化可言而德可列功可陳而名可別是以知放流而邪偽作道德壅蔽神明隔絕百殘萌生太和消竭天下惶惶迷惑馳騁是非之境失其自然之節情變至化糝於萬物悻悻累憂患滿腹不安其生不樂其俗喪其天年皆傷暴虐是以君臣相顧而營營父子相念而戀戀兄弟相憂而悽悽民人恐懼而慄身慄身相結死不旋踵為患禍也父子戀戀兄弟悽悽昏定晨省出辭入面為天傷也臣見其君五色無主疾趨力拜翕有促肘稽首膝行以嚴其上者為不相親也故可道之道道德彰而非自然也可名之名功名顯而非素真也老君指歸略例曰夫物之所以生功之所以成必生乎無形形由乎無名無形無名者萬物之宗也不溫不涼不官不商聽之不可得而聞視之不可得而彰體之不可得而知味之不可得而嘗故其為物也則混成爲象也則無形爲音也則希聲爲味也則無呈故能為品物之宗主包通天地塵使不經也若溫

也則不能涼矣官也則不能商矣形必有所分聲必有所屬故象而形者非大象也音而聲者非大音也然則四象不形則大象無以暢五音不聲則大音無以至四象形而物無所主焉則大象暢矣五音聲而心無所適焉則大音至矣故執大象則天下往用大音則風俗移無形暢天下雖往往而不能釋也希聲至風俗雖移而不能辯也是故天生五物無物為用聖行五教不言為化是以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也五物之母不炎不寒不柔不剛五教之母不暖不味不思不傷雖古今不同時移俗易此不變也所謂自古及今其名不去者也天不以此則物不生治不以此則功不成故古今通終始同執古可以御今證今可以知古始此所謂常者也無嗾昧之狀溫涼之象故知常曰明也物生功成莫不由乎此故以閱衆甫也夫奔電之疾猶不足以一時周御風之行猶不足以一息期善遠在不疾善至在不行故可道之盛未足以官天地有形之極未足以府萬物是

故歎之者不能盡乎斯美諫之者不能暢乎斯弘名之不能當稱之不能既名必有所分稱必有所由有分則有不兼有由則有不盡不兼則大殊其真不盡則不可以名此可演而明也夫道也者取乎萬物之所由也玄也者取乎幽冥之所出也深也者取乎探賸而不可究也大也者取乎彌綸而不可極也遠也者取乎緬邈而不可及也微也者取乎幽微而不可親也然則道玄深大妙遠之言各有其義未盡其極者也然彌綸無極不可名細微妙無形不可名大是以經云字之曰道謂之曰玄而不名也然則言之者失其常名之者離其真為之則窒其性執之則失其原矣是以聖人不以言為主則不違其常不以名為常則不離其真不以為為事則不敗其性不以執為制則不失其原矣然則老君之文欲辯而詰者則失其旨也欲名而責者則違其義也故其大歸也論太始之原以明自然之性演幽冥之極以定惑罔之迷因而不為損而不施崇本以息末守母以存子賤夫

巧術為在未有無責於人必求諸己此其大要也而法者尚乎齊同而形以檢之名者尚乎定真而言以正之儒者尚乎全愛而譽以進之墨者尚乎儉而智以立之雜者尚乎衆美而總以行之夫形以檢物巧偽必生名以定物理怨必失譽以進物爭尚必起矯以立物乖違必作雜以行物擾亂必與斯皆用其子而棄其母物失所載未足守也然致同塗而異至合旨而趨乖而學者惑其所致迷其所趨觀其齊同則謂之法觀其定真則謂之名察其純愛則謂之儒鑒其儉審則謂之墨見其不係則謂之雜隨其所鑿而正名焉順其所好而執意焉故使有紛紜憤錯之論殊趨辯析之爭蓋由斯矣又其為文也舉終以證始本始以盡終開而弗連導而弗牽尋而後既其義推而後盡其理善法事始以首其論明夫會歸以終其文故使同趨而感發於事者莫不羨其與言之始因而演焉異旨而獨構者莫不說其會歸之微以為證焉夫塗雖殊必同其歸慮雖百必均其致而舉夫

歸致以明至理故使觸類而思者莫不欣其思之所應以為得其義焉凡物之所以存乃反其形功之所以尅乃反其名夫存者不以存為存以其不忘亡也安者不以安為安以其不忘危也故保其存者亡不忘亡者存安其位者危不忘危者安善力舉秋毫善聽聞雷運此道之與形反也安者實安而曰非安之所安存者實存而曰非存之所存侯王實尊而曰非尊之所尊皆理之大者也名號生乎形狀稱謂出乎涉求名號不虛生稱謂不虛出故名號則大失其旨稱謂則未盡其極是以謂玄則玄之又玄稱道則域中有四大也

韓非子主道篇曰道者萬物之始物從道生故曰始是非之紀也是非曰道彰故曰紀是以明君守始以知萬物之源治紀以知善敗之端故虛靜以待令名自命也令事自定也虛則知實之情靜則知動者正有言者自為名有事者自為形形名參同若乃無事焉故曰君無見其欲臣將自雕琢臣曰欲雕琢

以番之君無見其意臣將自表異君見其志
 臣用其意以稱之故曰去好去惡臣乃見素
 去賢去智臣乃自備故有智而不以慮使萬
 物知其處有行而不以賢觀臣下之所因有
 勇而不以怒使群臣盡其武是故去智而有
 明去賢而有功去勇而有強群臣守職百官
 有常因能而使之是謂習常故曰寂乎其無
 位而處寡乎莫得其所名明君無為於上群
 臣悚懼於下明君之道使智者盡其慮而君
 因以斷事故君不窮於智賢者勅其材君因
 而任之故君不窮於能有功則君有其賢有
 過則臣任其罪故君不窮於名是故不賢而
 為賢者師不智而為智者正臣有其勞君有
 其成功此之謂賢主之經也
 淮南鴻烈曰夫道者覆天載地廓四方拆八
 極高不可際深不可測包裹天地稟授無形
 原流泉淖冲而徐盈混混汨汨濁而徐清故
 植之而塞于天地橫之而彌于四海施之無
 窮而無所朝夕舒之悞於六合卷之不盈於
 一握約而能張幽而能明弱而能強柔而能

剛橫四維而含陰陽統宇宙而章三光甚淳
 而滄其纖而微山以之高淵以之深獸以之
 走鳥以之飛日月以之明星辰以之行麟以
 之遊鳳以之翔太古二皇得道之柄立於中
 央神與化遊以撫四方是故能天運地滯輪
 轉而無廢水流而不止與萬物終始風與雲
 蒸事無不應雷聲雨降並應無窮鬼出電入
 龍興鸞集鈞旋轂轉周而復帀已雖已珠還
 反於樸無為為之而合于道無為言之而通
 乎德恬愉無矜而得子和有萬不同而便于
 性神託于秋毫之末而大與宇宙之總其德
 優天地而合陰陽節四時而調五行吟俞覆
 育萬物群生潤于草木浸于金石禽獸碩大
 毫毛潤澤羽翼奮也魚鱗生也獸胎不殯鳥
 卵不殞父無喪子之憂凡無哭弟之哀童子
 不孤婦人不孀虹蜺不出賊星不行含德之
 所致夫太上之道生萬物而不有成化象而
 弗宰政行象息煖飛蠕動待而後生莫之知
 德待之後死莫之能怨得以利者不能譽用
 而敗者不能非收聚畜積而不加富布施稟

授而不益資周旋而不可究纖微而不可勤
 累之而不高墮之而不平益之而不來損之
 而不寡斷之而不薄殺之而不殘鑿之而不
 深填之而不淺惚兮恍兮不可為象兮恍兮
 惚兮用不屈兮幽兮冥兮應無形兮遠兮洞
 兮不虛動兮與柔剛表舒兮與陰陽俛仰兮
 駕仙公五千文經序曰老君體自然而然生
 乎太無之先起乎無因經歷天地終始不可
 稱載窮乎無窮極乎無極也與大道而輪化
 為天地而立根布氣於十方抱道德之至純
 浩浩蕩蕩不可名也煥乎其有文章巍乎其
 有成功淵乎其不可量堂堂乎為神明之宗
 三光持以朗照天地稟之得生乾坤運以吐
 精高而無民貴而無位覆載無窮是故八方
 諸天普弘大道開闢已前後下為國師代代
 不休人莫能知之匠成萬物而不言我為玄
 之德也故眾聖所共宗道尊德貴夫莫之爵
 而帝自然惟老氏乎周時復託神李母剖左
 腋而生生即皓然號曰老子老子之號因玄
 而出在天地之先無衰老之期故曰老子世

人謂老子當始於周代老子之號始於無數之劫窮窮冥冥眇邈久遠矣周室世衰大道不行西遊天下關令尹喜曰大道將隱乎願為我著書於是作道德二篇五千文上下經焉老君戒文云老君生玄洪聖堂爾時未有天地日月乎無所攀足無所躡躡身而處不墮不落身著三光之衣照於虛芒如今日月之光也

混元皇帝聖紀序曰原夫大道玄寂理極無為上德冲虛義該眾妙是以精凝真一非假物以稱生形結九空不待有而成體含神太混毓粹幽原恍惚帝先希微至極故能真融金闕教逸不言惠煥玉京慈光有物二儀持以覆載萬品類以滋榮神冠陰陽功成造化先天地而獨立後塵劫而無昧

唐開元皇帝道德經序曰昔在元聖強著玄言權興真宗啓迪來裔遺文載在精義頗乖撮而指歸雖蜀嚴而猶病摘其章句自河公而或略其餘浸微固不足數則我玄元妙旨豈其將墜朕誠寡薄常感斯文猥承有後之

慶恐夫無為之理每因清宴輒叩玄關隨所意得邊為箋注豈成一家之說但備遺闕之文今茲絕筆是詢於眾公卿臣庶道釋二門有能起予類於卜商鍼疾同於左氏渴於納善朕所虛懷苟副斯言必加厚賞且如設臣

自聖幸非此流懸市相矜亦云小道既其不諱咸可直言勿為來者所嗤以重朕之不德唐異筠玄綱論道篇曰道者何也虛無之系造化之根神明之本天地之元其大無外其微無內浩曠無端杳冥無際至幽靡察而大明垂光至靜無心而品物有方混漠無形寂寥無聲萬象以之生五行以之成生者無極成者有虧生生成成今古不移此之謂道也德者何也天地所稟陰陽所資經以五行緯以四時枚之以君訓之以師幽明動植咸暢其宜澤流無窮群生不知謝其功惠加無極百姓不知賴其力此之謂德也然則通而生之謂之道道固無名焉畜而成之謂之德德固無稱焉嘗試論之天地人物仙靈鬼神非道無以生非德無以成生者不知其始成者

不見其終探與索隱孰窺其宗入有之本出無之先莫究其朕謂之自然自然者道德之常天地之綱也又曰道德者天地之祖天地者萬物之父帝王者三才之主然則道德天地帝王一也而有今古澆淳之異堯桀理亂之殊者何哉夫道德無與衰人倫有否泰古今無變易情性有推遷故運將泰乎則至陽真精降而為主賢良輔而姦邪伏矣時將否乎則太陰純精昇而為主姦邪弼而賢良隱矣天地之道陰陽有數故理亂之殊也所以古淳而今澆者亦猶人幼愚而長慧也嬰兒未孩則上古之舍純粹也漸有所辨則中古之尚仁義也成童可學則下古之崇禮智也壯齒多欲則季世之競浮偽也變化之理世俗之宜故有澆淳之異也覈其所以原其所由子以習教而性移人以隨時而朴散雖然父不可不教於子君不可不理於人教子所於義方理人在於道德義方失則師友不可訓也道德喪則禮樂不能理也雖加以刑罰益以鞭楚難制於姦人賊子矣是以示童兒

以無誰則保於忠信化時俗以純素則安於天和故非執道德以化人者未聞其至理也唐陸希聲道德經傳序曰大道隱世教衰天下方大亂當是時天必生聖人聖人憂斯民之不底于治而扶衰救亂之術作周之末世其幾矣於是仲尼闡三代之文以扶其衰老氏據三皇之質以救其亂其揆一也蓋仲尼之術興於文文以治情老氏之術本於質質以復性性情之極聖人所不能異文質之變萬世所不能一也易曰顯諸仁以文為教之謂也文之為教其事彰故坦然明白坦然明白則雅言者詳矣易曰藏諸用以質為教之謂也質之為教其理微故深不可識深不可識則妄作者衆矣夫惟老氏之術道以為體名以為用無為無不為而格于皇極者也揚朱宗老氏之體失於不及以至於貴身賤物莊周折老氏之用失於太過故務欲絕聖棄智中韓文老氏之名而弊於苛繳刻急王何失老氏之道而流於虛無放誕此六子者皆老氏之罪人也而世因謂老氏之指其歸不

合於仲尼故嘗其名則曰樵提仁義絕滅禮學病其道則曰獨任清虛不可以為治於戲世之迷其來遠矣是使老氏受誣於千載道德不行於當世良有以也且老氏本原天地之始歷陳古今之變先明道德次說仁義下陳禮學之失刑政之煩言其馴致而然耳其秉要執本在手情性之極故其道始於身心形於家國終於天下如此其備也而惑者尚多云云豈不謂厚誣哉昔伏羲氏畫八卦象萬物窮性命之理順道德之和老氏亦先天地本陰陽推性命之極原道德之奧此與伏羲同其原也文王觀太易九六之動貴剛尚變而要之以中老氏亦察太易七八之正致柔守靜而統之以大此與文王通其宗也孔子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導斯民以仁義之教老氏亦擬議伏羲彌綸黃帝冒天下以道德之化此與孔子合其權也此三君子者聖人之極也老氏皆變而通之反而合之研至變之機探至精之歸斯可謂至神者矣而王弼以為聖人與道合體老氏未能體道故阮籍

謂之上賢亞聖之人蓋同於輔嗣豈以老氏經世之跡未足充其所言耶斯不然也於戲聖人之在世也有有跡有無跡故道之不行也或危身歷聘以天下為其憂或藏名飛遯示世故不能累有跡無跡殊途同歸斯實道義之門非徒相反而已然則仲尼之所以出老氏之所以處老氏之所以默仲尼之所以語蓋屈伸隱顯之極也二子安能識之哉司馬遷統序眾家以道德為首可謂知本末矣班固作古今人表乃誣老氏於第三品雖其名可誣而道可貶乎哉於戲老氏之術見棄於當代久矣斯數子者之由也且仲尼親見老氏歎其道曰猶龍乎從之問禮誠無間然著在記傳後世不能探其意是以異端之說紛然蓋迷之者不窮其源故非之者不盡其致意斯傳之不作則老氏之旨或幾乎息矣今故極其致顯其微使昭昭然與群聖人意相合有能體其道用其名執古以御今致理如反掌耳自昔言老氏術者獨太史公近之為治少得其道唯漢文耳其他皮傳說皆

不足取

雲笈七籤卷之一

五

雲笈七籤卷之二

學二

若爾其如雲笈七籤卷之二

混元混洞開闢劫運部

混元

混元者記事於混沌之前元氣之始也元氣未形寂寥何有至精感激而真一生焉元氣運行而天地立焉造化施張而萬物用焉混沌者厥中惟虛厥外惟無浩浩蕩蕩不可名也廣大之旨雖典冊未窮秘妙之基而玄經可見古今之言天者一十八家爰考否臧互有得失則蓋混天儀之述有其言而亡其法矣至如萊莊逍遙之篇王仲任論衡之說山海經考其理舍列禦寇書其清濁漢武王黃道張衡銅儀周髀之書宣夜之學斯天安天之旨晁崇姚信之流義趣不同師資各異所以虞喜虞翻劉焯葛洪宋有承天梁有祖暅唐朝李淳風皆有述作廬江句股之術釋氏俱舍之譯或託寓詞或申淨說若夫定兩規之分次明二道之運行經緯不差上下無爽者惟渾天法耳葛稚川言渾天之狀如鷄子

知中之黃地乘天而中居天乘氣而外運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半出地上半繞地下二十八舍半隱半見此乃符上清之奧旨契玄象之明驗矣

空洞

道君曰元氣於眇莽之內幽冥之外生乎空洞空洞之內生乎太虛而太虛變而三氣明焉三氣混沌生乎太虛而立洞因洞而立無因無而生有因有而立空空無之化虛生自然上氣曰始中氣曰元下氣曰玄玄氣所生出乎空元氣所生出乎洞始氣所生出乎無故一生二二生三三者化生以至九玄從九反一乃入道真氣清成天滓凝成地中氣為和以成於人三氣分判萬化冥生日月列照五宿煥明上三天生於三氣之清處於無上之上極乎無極也

混沌

太始經云昔二儀未分之時號曰洪源溟溟濛濛如鷄子狀名曰混沌玄黃無光無象無音無聲無宗無祖幽冥冥其中有精其精